

当代北京

故宫史话

Dangdai Beijing Gugong Shihu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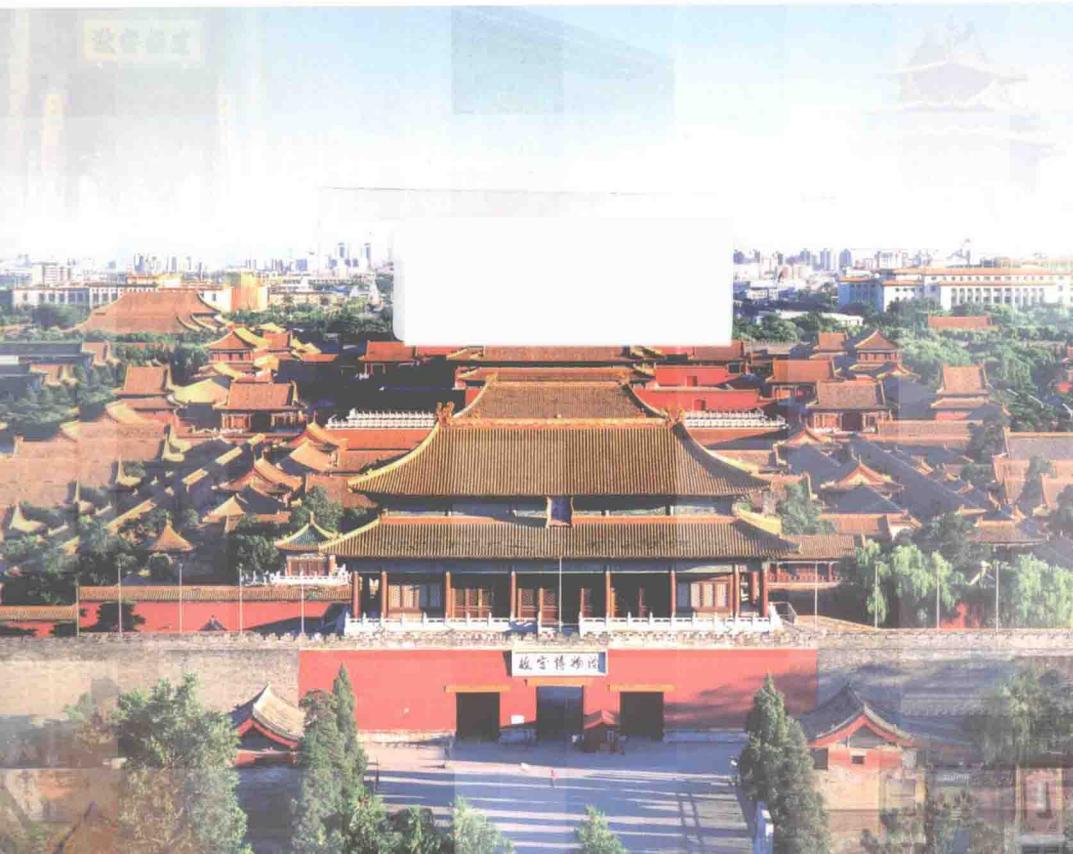
当代北京编辑部 编

郭京宁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当代北京
故宫史话

Dangdai Beijing Gugong Shihua

当代北京编辑部 编
郭京宁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北京故宫史话/郭京宁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 5
(当代北京史话丛书)
ISBN 978-7-5154-0521-6

I. ①当… II. ①郭… III. ①故宫—史料—北京市
IV. ①K9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9878 号

本书图片为本书作者提供。因时间仓促，不能完全确定摄影者姓名，故未署名，特向摄影者致歉；并请相应著作权人见到本书后，与当代北京编辑部联系，以便支付稿酬及再版时准确署名。联系电话：010—64872595

出版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陈立旭
责任校对 康莹
装帧设计 北京雅顿纵横广告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66572180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44 幅 121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当代北京史话丛书》编委会

顾 问：陶西平 范远谋

主 编：陶一凡

副 主 编：陶信成 陈德仁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农 许 方 关丽娟 齐敬宁 李建平

宋传信 杨良志 陈德仁 张妙弟 金 汕

陶一凡 陶信成

出版前言

《当代北京史话丛书》，是由当代北京编辑部和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当代北京丛书》系列中的一种。它以史话的形式，记述和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方方面面发展变化的情况，与读者朋友们一起回顾历史，认识现在，展望未来。

这套丛书力求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即注重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使广大百姓愿意读，喜欢读。这套丛书是已出版的《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的延续和拓展。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了解当代北京人创业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了解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这是当代北京编辑部和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着力探索和追求的一个目标。近几年里，我们尝试着组织编写了一套《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包括《菜篮子史话》《米袋子史话》《餐饮史话》《居住史话》《服装服饰史话》《公共交通史话》《医疗史话》《社会保障史话》《民用能源史话》《电视史话》《阅读史话》等，已出版了三十余种。实践证明，这个尝试和努力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当代北京史话丛书》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书是写给读者看的。无论是丛书的内容还是著述的形式，我们都愿意认真听取读者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争取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尽可能好些、再好些。

当代北京编辑部

2012年4月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多难之秋（1949年以前）/ 1

北京故宫曾饱经沧桑。这座保存完整的明清两代皇宫在解除宫禁建为故宫博物院后，因战局动荡而风雨飘摇，大量珍贵国宝颠沛流离。

一、从皇宫到博物院 / 2

二、混乱的管理 / 15

三、沦陷时期 / 20

四、流失文物的回归 / 29

五、国宝迁台记 / 32

第二章 艳阳高照（1949—1965年）/ 35

新中国成立，故宫获得新生。人民政府将长期失修的故宫修缮一新。随着故宫这处最大文物得到保护，内中珍宝也得以清点和充实。

一、进入新时期 / 36

二、清点与维护 / 45

三、文物的充实 / 55

四、溥仪回宫 / 67

五、改、拆之争 / 69

六、毛主席三登紫禁城 / 73

第三章 风雨飘摇（1966—1976年）/ 77

“文革”初，“破四旧”殃及故宫，周恩来果断下令关闭故宫使它免遭毁坏。中国打破与西方国家外交僵局后，尼克松、蓬皮杜等外国政要到故宫参观使它名扬天下。



一、“收租院”和“整改方案” / 78

二、果断的保护 / 80

三、恢复开放 / 81

四、发现元代的土耳其浴室 / 93

五、傅抱石画作的入藏 / 95

六、“大震”之中 / 96

七、美国领导人的故宫情缘 / 97

第四章 万象回春（1977—1999年） / 101

改革开放后，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政府进一步加强了故宫保护力度。第一部故宫实景电影《末代皇帝》成为世界了解故宫的窗口。

一、古字上的小秘密 / 102

二、文物的调拨、入藏、整理与保护 / 104

三、未遂的盗宝 / 111

四、“遗产”梦圆和缓冲区内的保护 / 112

五、《末代皇帝》——故宫内第一部实景拍摄的电影 / 116

六、走进古老城池的现代科技 / 119

七、学术期刊、出版社与学术团体的发展 / 128

八、筒子河的整治 / 134

第五章 日新月异（2000年以来） / 137

进入21世纪，故宫实现跨越式发展。“平安故宫”战略为故宫以新姿态拥抱下一个600年奠定了基础。今日故宫正站在新起点上迎接未来新挑战。

一、史无前例的“百年大修” / 138

二、七年文物清理路 / 154

三、展览上的推陈出新 / 159

四、生机勃勃的学术活力 / 167

五、走出故宫 / 169
六、影视中的“故宫热” / 177
七、文化交流的使者 / 180
八、平安故宫 / 186

主要参考文献 / 194

后记 / 195



第一章

多难之秋（1949年以前）



一、从皇宫到博物院

1. 紫禁城中的小朝廷

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过去称为紫禁城。始建于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十八年建成，历经两朝24位皇帝。

故宫规模宏大，占地72万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廷已处于风雨飘摇、危在旦夕的困境之中。袁世凯软硬两手并用，拨弄其间，于1912年1月17日议定了《清室优待条件》，意使清帝退位。



金碧辉煌的故宫

8天后，袁世凯授意段祺瑞等前线将领通电迫使清廷接受退位条件。这份《清室优待条件》主要条款有：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

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但逊帝溥仪在内廷依然保持一个“小朝廷”，称孤道寡，封官赐谥，保持帝王气派，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俨然国中之国。当时的京城既有紫禁城内廷的清朝小皇帝，又有中南海的民国大总统。

溥仪在紫禁城中无所事事，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吃喝玩乐上。他的玩法土洋结合——除传统的骄奢享乐外，还引进若干洋玩意儿，如打网球、弹钢琴、养百余条洋狗、骑自行车、装电话、放电影、放唱片、照相等。

他在饮食上非常讲究。平日菜肴2桌，各种点心、米饭、粥品各1桌、成菜1桌，冬天还要加1桌火锅。另外还设有吃西餐的地方。

衣着方面花费也毫无限制。据一份旧单所记，溥仪在某年10月至11月的一个月内就做了皮袄11件、皮袍褂6件、皮紧身2件、棉衣裤和紧身30余件，共计50余件。不算料钱和工费，仅贴边、兜布、子母扣和针线等零星物品，就花费了2100多元。

2. 皇帝出宫

从1912年到1924年，溥仪在紫禁城里一住就是13年，至于《清室优待条件》中提到的迁出故宫，自民国成立以来的历任总统都没能实现。历史最终把这样的机遇给了冯玉祥将军。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申令恢复帝制，只是这次坐上“皇帝”宝座的是他自己。

帝制筹备规格极为奢侈，如御用冠服、宫内铺陈极求美备，且所



费不赀。御座值 40 万元；袜一双值 80 元；金质御宝五颗，价 60 万元；玉玺一方 12 万元……全部费用有账可查的达 3000 万元之多。

1916 年 1 月 1 日，袁世凯正式登基，坐上了太和殿的宝座，并下令把外朝三大殿匾额上的满文抠了下来。清皇室惶恐不安，准备让出皇宫迁居颐和园，身为清朝旧臣的袁世凯为了安抚他们，保证《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

“洪宪帝制”是逆潮流而动的行为。全国各地各界反帝制的声浪日高，甚至袁的若干亲信将领亦有起而反对者。各帝国主义亦心怀鬼胎，态度模棱两可。

如此局势迫使袁世凯不得不于 3 月 22 日宣布取消帝制。在他 83 天的皇帝梦破灭后，大总统的美梦亦被击碎。6 月 6 日，袁抑郁而死，一场封建王朝的复辟行动也随之渐灭。

虽然“洪宪帝制”失败，袁世凯自毙，但清室小朝廷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庇护下，毫发未动。一些军阀政客为谋取私利与顽固的复辟分子积极串联勾结，阴谋复辟。

复辟人物、辫子军首脑张勋，于 1917 年 6 月 7 日率辫子军 4000 余人进京。7 月 1 日凌晨，张勋身着朝珠蟒服，头戴红顶花翎，率领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陈光远、刘廷深、沈曾植、劳乃宣等数十人拥进内廷，拥戴溥仪重新登基。

当天溥仪连下多道事先准备好的上谕，宣布改民国六年七月一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恢复了整套封建官制。许多遗老遗少纷纷登场，久已成为殓服的朝服冠靴又成为新贵们争相抢购的畅销货，用马尾编成的发辫，也被抢购一空。

时隔两天，在天津静观其变的段祺瑞，看到各地民众反复辟的呼声日高，反对者日增，便背弃当年与张勋的约定，于 7 月 3 日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举兵讨伐。12 日，北京交战，以辫子军的失败而结束战事。张勋狼狈地逃入荷兰使馆。重坐了 12 天龙椅的溥仪黯然下台，又退回内廷过了 7 年小朝廷的生活。

政权交替中，很多北京百姓的家里干脆同时备好共和旗和龙旗以应付随时的变动。

1924年10月23日，直奉两军激战于山海关之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接管北京全城防务，囚禁直系总统曹锟。他向当时摄政的黄郛提出驱逐溥仪出宫。经过内阁讨论，通过修改的《清室优待条件》，并筹组清宫善后委员会。修改后的优待条件是：永远废除宣统尊号，与公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力。政府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特支200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收集旗籍贫民。溥仪即日出宫。可自由选择住处。一切私产归清室，公产归政府。

11月5日上午9时，国民军切断了紫禁城对外的一切联系。新任京畿卫戍总司令鹿钟麟会同警察总监张璧，社会知名人士、国民代表李煜瀛，仅带领军、警各20余名进入神武门，直趋溥仪住所，前来执行内阁政府下达的“逼宫”命令。他们先将紫禁城守卫警察缴械，继将清室卫队警察400余人缴械，听候改编。将清室护军统领毓藻监视于军机处。传知宫内文武人员，不得自由活动。

行至隆宗门处，迎面遇见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绍英见来者气势咄咄逼人，便和颜相请：“请君之来，必有缘故，即请入我们的他坦（隆宗门西面的屋子）座谈如何？”

众人随绍英入屋落座，鹿钟麟随即出示国务院代总理黄郛签署的“大总统指令”和《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请他代为转达溥仪，并限定溥仪及其后妃一众人等两小时内迁出紫禁城。

清室方面对于修改后的优待条件并无大异议，唯对即日迁居事颇感棘手。他们希望容期三个月，将颐和园加以整理修葺之后再迁往。

张璧与李煜瀛（又名李石曾，时任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任临时董事兼理事长）断然不许三月之期，纷纷对清室方面晓以利害，坦言溥仪占据紫禁城享有种种特权，已颇为当下社会潮流所不容，外界对此早有怨言，如不及时出宫，恐



生意外。清室仍表示难以从命，声称小户人家搬家尚须时日，何况这等局面。

鹿钟麟面对清室无休止的纠缠，渐渐脸有愠色，怒对清室诸人道：“方才已说过，外面情形甚为不妥。如果今天不搬，我就将军队撤走，绝对不负责了，你们敢担保不发生意外吗？”双方就此争论不休，几成僵局，绍英试图缓和气氛，便向李煜瀛攀扯交情：“你不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何故如此？”李煜瀛笑而不答。绍英转向鹿钟麟：“你不是故相鹿传霖的后人吗，何必如此苦苦相逼？”鹿钟麟正义直言：“我们来此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们，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

绍英等人见无通融余地，只得把此情形如实禀告溥仪。

这时的溥仪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苹果。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惊慌失措。他们恳求希望能宽限一个月、十天哪怕三日再搬也行。鹿钟麟见清室百般拖延，颇为焦急。因己方只有弁兵二十余人，而清室所谓的禁卫军人数则在两千以上，倘若出现变故，势必酿成惨剧。于是他故意对身旁一名副官高声佯称：“虽然时间已到，但事情尚有商量余地。传我的命令，先不要开枪开炮。”

果然兵不厌诈，清室方面闻听此言心虚胆怯，有人甚至开始东钻西藏，躲避炮弹。溥仪立刻交出“皇帝之宝”和“宣统之宝”两方印玺，并在《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上签了字，离宫移往其生父载沣所居的醇亲王府。

鹿钟麟护送溥仪来到位于后海甘石桥的醇亲王府邸后，突然执枪问溥仪：“从今以后，你是称皇帝，还是以平民自居？如果愿作普通人民，则我等军人对你自有保护之责任，如你仍称皇帝，那我们民国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枪毙你！”溥仪受此威慑，声明自己愿为中华民国之一分子，鹿遂与之握手为别。旁边的张璧笑与之曰：“溥仪先生，你既然作了中华民国的公民，将来说不定还能被选为大总统呢！”

第二天，鹿钟麟、李煜瀛等人，来到了交泰殿。将象征皇权的印玺查收。那些曾经至高无上的御玺高高地分列在宝座两旁，人们按单子一一验证，一共点交了 23 枚。它们今天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故宫。

从此，紫禁城与逊帝开始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11月7日，摄政内阁发布命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妥善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籍彰文化而垂久远。”

3. 博物院的成立

溥仪被逐出宫，紫禁城完全收归民国政府，如何保护这些皇家宫殿及其内大量的珍贵文物，将昔日禁城的皇家珍宝转化为国家的共有财富，昭信于国人，成了当时社会各界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

对于紫禁城的善后事宜，当时的内阁政府成立善后委员会的命令甫一发布，即受到清室成员百般刁难。这些清室旧臣遗老多认为紫禁城之内所有古物文玩、金银细软，皆为昔日皇帝一人之私产，欲若清理则理应为清室单方行事。

然而大势所趋，内阁政府加紧善后会的筹备工作。

11月8日，设在神武门内东耳房的善后会筹备处召开会议，商议确定善后委员人数。内阁本拟由政府方面派委员长1人、委员4人，再由清室指派2人共同组成。清室借口责重事繁要求再增2人，政府亦增派鹿钟麟及张璧一同参与。

这样，政府与清室两方参与善后的人数比例变为7:4。清室又感不满，要求再加派1人，双方互争不休。最后，由李煜瀛出面调停，善后委员会议才得以顺利举行。

会后不久，内阁政府公布了《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委员长1人，由国务总理聘任；委员14人，由委员长商承国务总理聘任；但得由清室指定5人”。



11月20日，经历十余天紧张筹备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简称“善后会”）正式宣告成立。李煜瀛出任委员长，同时任命王兆铭（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俊、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自绍英以下5人为清室方面代表）等委员14人；监察员6人；另由各院部派助理员数名，会同行事。

然而，仅仅4天之后，皖系军阀段祺瑞与奉系张作霖相勾结，在北京成立了临时执政府，原来黄郛任总理的摄政内阁宣告解散。

虽然新政府表示对前摄政内阁的一切政令予以承认，原则上并不推翻“善后会”。但段祺瑞自恃为清室旧臣，为表现其对溥仪的“耿耿孤忠”，常借此惺惺作态，屡屡染指“善后会”正常事务。

清室遗老见新任执政大人为己方靠山，不禁死心复燃。“善后会”在12月20日召开第一次委员会时，5名清室委员不但不到会，且公然声明对“善后会”“碍难承认”，并由宝熙等4人联名致书孙中山，力陈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逼迫溥仪出宫诸事皆与“优待条件”“永不变更”之宪法条文不合，意在恢复《优待条件》，“伏乞”恭请孙中山出面主持公道。

此时的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来到北京，因疴病日重正在北京饭店休养。接到清室遗老这封“文采飞扬”的“哀告信”，即刻以秘书名义发出了义正词严的复信。他对来信的荒谬狂悖之处逐一驳斥，明确表示“清室移宫之举，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议”，并对“善后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褒奖。

“善后会”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对紫禁城各类物品的点查。自1924年11月成立，到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前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善后会”将宫内物品大部分点查完毕，登记造册，为日后故宫博物院的正式成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善后会”制定了相当严密的点查规则。点查的范围并不仅限于“文物”或有“金钱价值之什物”，凡是宫中一切物品，无论有无价值，